

诗魂长存

深切怀念徐冬珩老师

龙先绪 主编

一九九八年六月

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刘丽)

编著

遵义市 风 俗 志

Zunyi Shi Fengsu Z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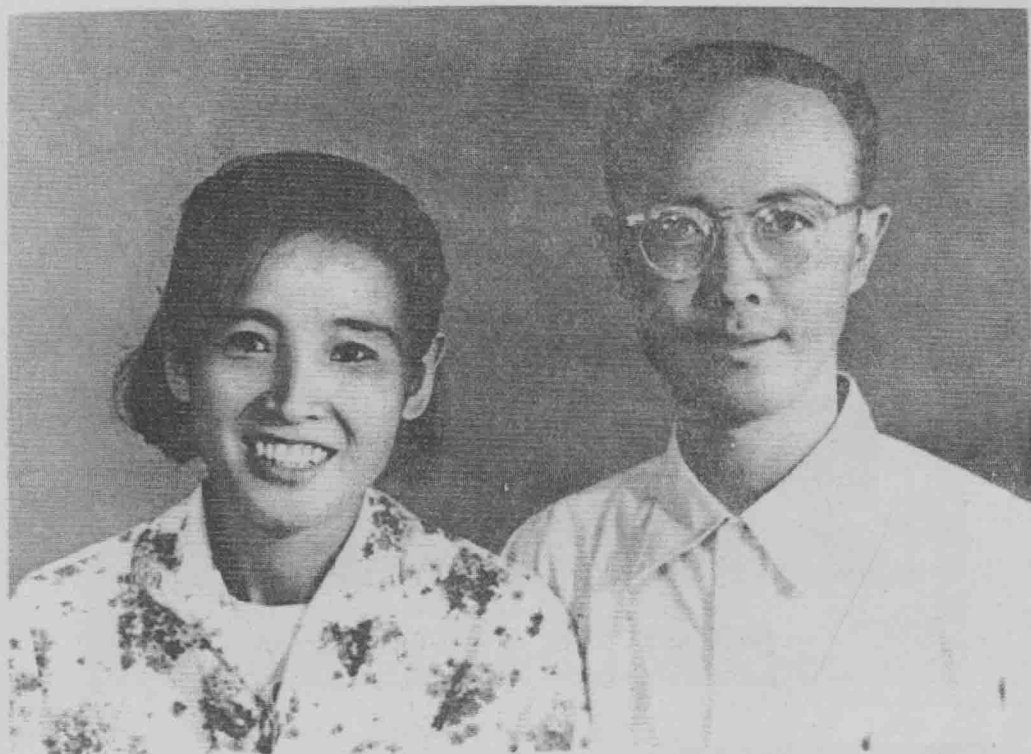
遵义，巴蜀旧壤，民生其间，至今尚柔弱褊阨，精敏轻疾，与班固、常璩所言大致同。而自改土以来，流移来兹者皆齐、秦、楚、粤诸邦人，土著以长子孙，因各从其方之旧，相杂成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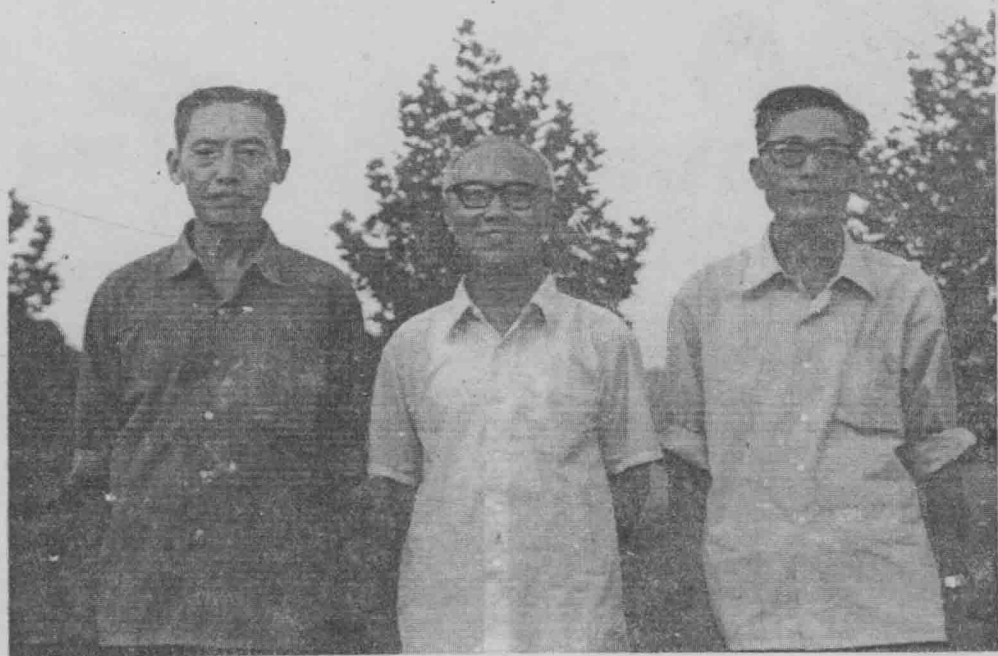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封面题字：

贵州省副省长马文骏



1959 年秋与夫人曾龙仙摄于遵义



与葛显威(左一)在一起



与陈天伟(左一)、周梦生(中)在一起



1986 年秋与刘树江一起摄于峨眉山



1988 年秋摄于北京



1988 年秋摄于北京

与外曾孙女周韵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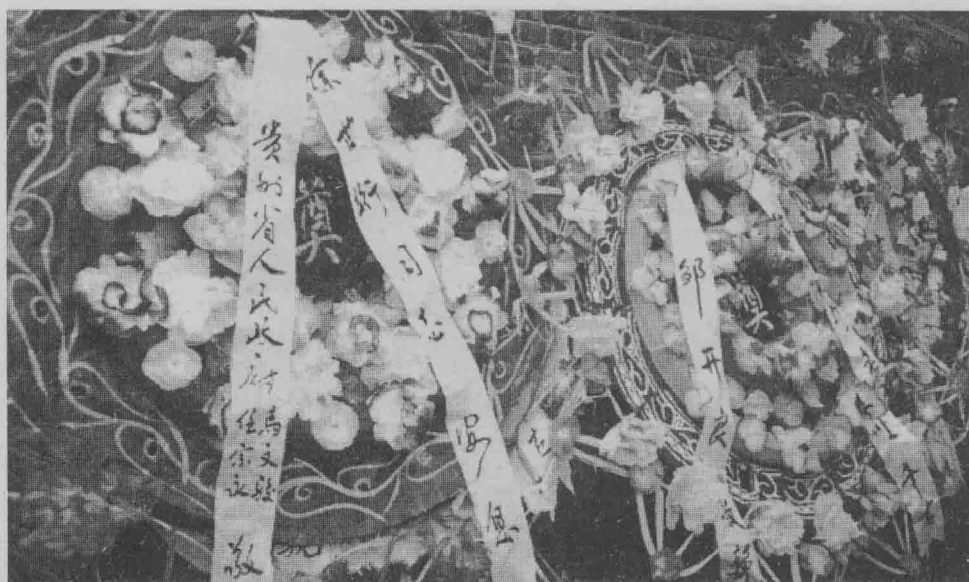


学生再聆教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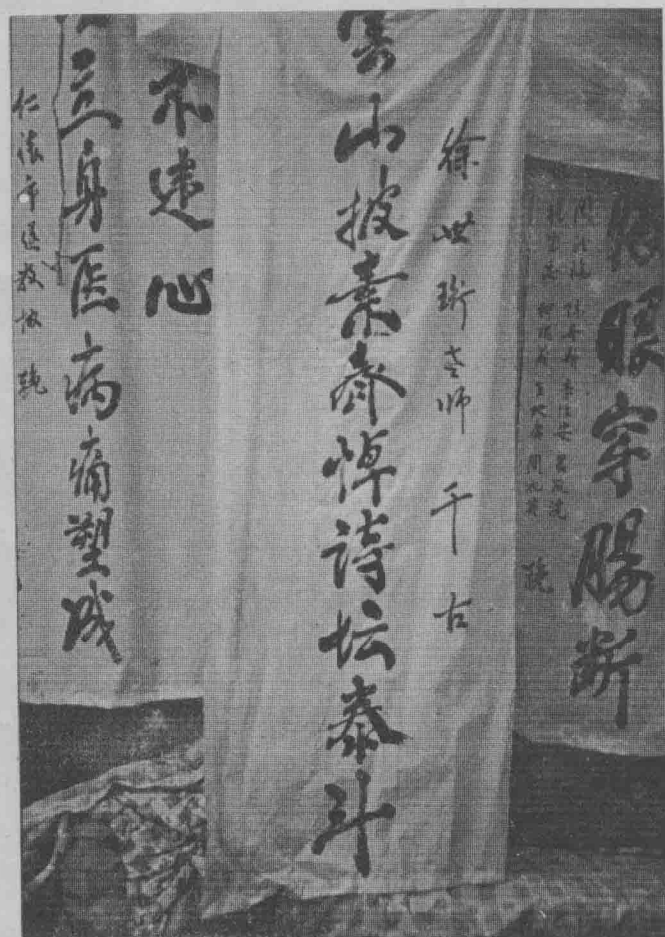
1993年7月与曾祥铨一起



1994年摄影



贵州省副省长马文骏、茅台酒厂党委书记邹开良所送花圈



各界人士所送挽联

寒夜獨坐

槁梧獨倚。初教馬寐。金獸音銷。夜欲闌。爐瀹蟬膏。
添火煖。案陳龍藏。剔燈觀月。迷壁樹烏棲穩。霜染
庭梅。鶴夢寒。疇識襟懷。惟抱一不勞營魄自恬安。

其二

其二

高齋太古。渾疑近。兀坐清宵。意倏然。竹影搖牕風。
如冰梅香漲。院月如煙。紛華遠性觀真我。萬卷親
身偶昔賢。郵淦一鐫吟。自歎庸門。且作醉中仙。

曳杖來山^中。一簇林成幅。有屋出樹頂。仰視上削力。載欣載
趨戶。大吠碧石岩側。忽豁一童出。以天召引入室。拍背汗如將。暖
爰坐。緩脅息。始再翁。瀟清茗。款我以芳。歡。老姬蒸麥粿。滄
然騰氣鬱。大兒耘訖歸。歌穿夢葑。越。小兒携籃至。梅子
紅若血。道人際此來。山中正好節。念是山家趣。世人那可得。
復步出危檻。振衣登石極。呼吸^{帝臺}。凌^{浩歌}。未^{大令}。帝^飛。飛
欲乘虬。長嘯宇宙滴。微風吹刁調。一水前蕩瀟。屋角聳山
骨。刺天勁如鐵。龍袂生^野。微^也。花晚猶芳。對此激幽思。磽
礧滿襟臆。**獨**趣^所會者。此福詎輸別。何當斯結廬。儲^能
逸。

前 言

徐世珩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元月3日凌晨4点55分在仁怀市中枢镇徐家病逝,享年80岁。

徐老在患病期间,原工作单位仁怀师范党政领导和他的学生及生前好友曾多次到其家中探望。元月3日早上七点,仁师党政领导听到徐老病逝消息后,因校长叶正江同志正在省委党校学习,即由在家的副校长陈昆宪、吴蔓蔓商议,并由陈副校长率校工会主席陈增孝,总务科副科长张少久及办理人员共五人赶赴其家,会同原仁怀县政协副主席陈天伟、仁怀市中枢片区退教协副理事刘增庆等商议,成立了以叶正江为主任,陈天伟、陈昆宪、吴蔓蔓为副主任的治丧委员会并设了灵堂。陈副校长还指派总务科副科长张少久等三人留住其家协办丧事。元月8日下午3时,由吴副校长主持了徐老追悼会,到会人数甚多。仁怀市政府、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及有关单位送了花圈,贵州省副省长马文骏,遵义市文联,茅台酒厂党委书记邹开良,厂长季克良亦送了花圈。会上由陈副校长代表仁怀师范党政工团致悼词,充分肯定了徐老献身教育,潜心学术研究的敬业精神。徐老生前好友原仁怀县政协副主席张宗禹及徐老亲属讲了话。

元月9日上午徐老灵柩由汽车及有关人员护送,运往茅台镇中华嘴老家之乌龟石安葬,可谓叶落归根了。

徐老的去世是我们仁怀市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事业上的一大损失,知道他的人们无不深深地怀念着,他们写挽诗、挽联、回忆文章以及用其他方式来表达无尽的哀思,这些诗文有的曾在《遵义日报》、《仁怀报》、《茅台》杂志、《仁师教育》等刊物上发表过。徐老夫人曾龙仙先生托我将这些诗文编为一纪念册,请马文骏副省长题字,她自己出资刊印。我能荣膺此托,殊为兴奋。只因时间关系,有些回忆文章来不及请人写。另外在编辑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还望读者原谅。

编 者

目 录

悼词·····	(1)
在徐世珩老师追悼会上的发言·····	张宗禹(2)
送徐老师归去·····	刘树江(3)
世珩先生忆诗八绝·····	王道常(4)
哀悼徐翁世珩诗家·····	刘 河(5)
悼挚友徐君世珩·····	葛显威(5)
挽徐公世珩诗友仙逝·····	吴 逵(6)
丁丑季冬,徐世珩老师逝世,闻之肝胆欲裂, 爰成此二律,以志哀悼·····	张宗禹(7)
挽徐老世珩夫子·····	龚开国(8)
悼念徐翁世珩诗家·····	姚 辉(8)
哀悼徐翁世珩先生挽联·····	龙先绪辑录(9)
徐世珩先生行述·····	龙先绪(11)
徐老世珩夫子墓志铭·····	龚开国(15)
道义终同金石坚·····	陈天伟(16)
敬忆徐世珩老师·····	曾祥铨(20)
悼徐老·····	杨天星(22)
仁者之风,山高水长·····	周珍元(23)
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黄先荣(26)
缅怀徐世珩老师·····	陈绍鹄(28)
忆徐老·····	母云飞(30)
深切怀念徐世珩老师·····	余超南(32)
学识、贡献、职称及其他·····	陈显明(35)

悼 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前来参加徐世珩老先生的追悼大会。徐老先生于1998年元月3日早上4点55分逝世,享年80岁。

徐老先生1919年12月20日生于贵州仁怀县中华乡,1936年遵义师范毕业后,考入贵阳师范学习;后回乡从教,曾任仁怀县中、仁赤习联师教员。其时徐老古典文学功底深厚,诗文已出类拔萃。解放后,徐老仍继续从事教育事业,曾先后在中枢、茅台小学,仁怀二中、仁怀师范任教,1985年光荣退休。徐老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在解放前治文字学的基础上,精研汉语拼音,中文教法,把古今文字学冶于一炉,有极深造诣,他不仅为学生讲授,还为仁怀中小学教师讲课,在仁怀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中有很高声望。

徐老德高望重,被推选为仁怀县一至五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人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仁怀县委员会第二至六届委员、常委,积极从事仁怀县各项建设工作。

徐老还精研中医学说,曾被聘请到省卫生厅在遵义中医院举办的中医学习班讲授《医古文》等中医理论课程,颇受学员推崇赞誉。他经常为人处方治病,不取酬金,医德甚高。徐老诗文,在贵州以致西南文坛上也有很高地位,遗稿《洞山药叟吟草》即将出版。

总之,徐老的治学精神,道德文章,堪称黔中典范。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贯竭诚拥护,并为之贡献毕生心血。今天,我们悼念徐老,就要学习和继承他一生治学严谨,教书认真负责,用医学治病救人,不慕名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把仁怀市的各项建设事业,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徐世珩老先生永垂不朽!

在徐世珩老师追悼会上的发言

张宗禹

今天我和大家一样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来参加徐世珩老师的追悼会。大家知道，在转瞬之间，我们即将与徐老师遗体告别了。从此异域殊方，冥阳永隔。

徐老是我的老师，他不仅教我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作人；而且还教我怎样作文、写诗、填词和作楹联，对我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我们之间的感情是亲密无间的。在他病重期间，我曾和我老伴去看他，他一见我们，艰难地睁着双眼，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只是流泪，我知道他是最后一次地教育我了：“宗禹！永别了，珍重！”此时此刻，我们怎样也压抑不住内心感情，我们的泪水脱眶而出，泣不成声，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这时我老伴问了他一句：“老师，你现在感到哪些地方最不舒服，请你多多保重”，他艰难地回答一声：“我是不怕死的”。

谁知就在我们别后的几个钟头，他竟与我们永别了。

徐老师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精神永在，风范长存，他一生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为党为人民培养了一批批得力人才，今天已是桃李芬芳，成为社会的栋梁。这是他无比的光荣，这是他莫大的安慰，他定会因此而含笑九泉。

徐老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从不沽名钓誉，计较得失。他一生淡泊以明志，从不贪图享受，深为人们所敬仰。

徐老师在政治、工作上不仅为大家所钦佩，而在治学创作上也深受人们学习和尊重。他创作艰辛，治学谨严，至死不渝；今年是他八旬华诞，家人准备与他祝寿，但被他拒绝了，他说：“你们花那么多钱，干脆给我买书吧。”一个年已八旬的老人，到了今天，还在思虑着购书、治学，这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啊！由于徐老的辛勤创作，苦苦耕耘，他的诗词文章，不仅享誉黔中，而且在海内外也是上乘，因而他赢得“文坛的泰斗，教界的楷模”的称号。

徐老师的一生，不是索取，而是奉献，用什么语言来悼念他呢？且看如下一副挽联：

教书治学作诗词，献给人民都是血；

处世立身医疾病，塑成自我不违心。

徐老是我的老师，他对于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然而我对于他，是关心不周。午夜思之，殊多血泪，我深感不安，深感内疚，但又有何办法呢？在这诀别之际，我只有用下面一副挽联来忏悔。

生道多亏，纵哭死灵前，难消内疚；

师恩未报，愿重生帐下，再谢辛劳。

我知道这一挽联是不工的，是难以表达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的，希望徐老在九泉之下，再给我修改吧！并盼在梦中来指点我吧！

徐老师，永别了！安息吧！

送徐老师归去

刘树江

寒风刺骨，细雨飘零；江河呜咽，大地含悲。

“哗”的一声，车子横滑在公路边沟里去了。天还未亮，一百多个活人都心惊胆颤地停下来不走了，只有我和我的老师（别人称徐世珩先生）没有怕什么。因为我没怕过死，那是我没有想过死与活；我的老师不怕，是他在棺材里安然无恙睡得好好的。黑夜笼罩，泥泞的山路把十几个司机给拦住了，车队便在黑夜的路途中不时地打顿号，但司机们都在想办法怎样前进，又走了不多时，车又停下来了，这一停，人们的吵闹声把黑夜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这时已经到了挨进老师故乡的赵家坝，而公路到此便断头了。

我们踏上船，在软绵绵的水上轻飘飘地到了我老师叶落归根的中华地域乌龟石，我的老师马上就要和大家告别了，他想安息了。我老师的好友龚开国发话说：“你们都辛苦了，下葬时间下午两点半，大家等候吃饭”。短短的话语，人们就留在河滩上多陪老师一会儿……但是，我没有守在老师身边，因为饭送在野外的河沙坝里。在河沙坝里吃饭，我吃得很香，因为我老师没死，我不要别人说我老师死了，我不愿听到这个“死”字。我老师真的没死，他只是轻轻地走了，他走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去了，请你们不要问我他到了哪个地方，但我又不敢欺瞒你们，我老师常常教育我们，或者人家都知道的“人不要骗人”。那么，我告诉你们，他不走不好的地方，他住在很好很好的地方，晚上，他睡在软绵绵的床上，就是以云为枕席天作帐的床上。朋友们，你们该知道了吧，我就不再解释了。

饭后，我又没回到我老师的身边。我说过我老师没死，你们定还会追问我：“你说你老师没死，你遇到疑难去问他，他能给你解释吗？”朋友们，我再向你们说一遍，你们一定要听好，不要过了些时间又忘了。我老师你们都是知道的，他曾研究生理波，就是你们所说的“练气功”。他呀，功法可高啦，向你解释问题，不用面对面的说，他直接告诉你的大脑。朋友们，大脑你们都知道，就是高级神经系统，这个高级神经系统全靠什么？就是全靠灵感，待我找到了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们。但最好你们也自己去找，自己找来的比别人讲的更能懂，更能理解。

我是一个医生，我和我的学生严鸿在河沙坝里玩石头，石头上的花纹露出“四川”二字。对，我老师的老家是四川，这样一说来，灵堂上的对联称他是“黔中学界泰斗”就给否认了。四川乃“天府”之国，那么他就是“天府泰斗”了。我想这个问题都不计较了，因为我老师的父亲辈进贵州的，他出生在贵州。我检来的石头里有三只眼睛，可能它告诉我，一对眼睛瞪着我，是我懒惰，不动脑筋，不读书的时候它就要瞪着我。那么还有一只呢？那是“慧眼”，我没“功”力，我不谈论它。此外，还有一颗石头我正在研究之中……

老师，你放心地归去吧

1998年1月6日

世珩先生忆诗八绝

王道常

自有云霞生肘腋， 琼楼高处起轻寒。
真堪快意论千古， 久记先生文字缘。

出尘风骨拟壶冰， 泠泠松风抚素琴。
许我新诗争妙丽， 照人清气语含春。

披衣犹带菊花香， 小坐茶烟卷夕阳。
径把繁英相拊赠， 高人疏散已苍凉。

书生面目愁原误， 大梦升沉敢放声？
毁誉由人何暇管， 月凭圆缺总光明？

著书悄对泪华年， 强赋清词最苦怜。
山月莫言纤雾绝， 凌寒冰骨锁春前。

蜗争蛮触任纷纷， 袖里乾坤可有闻？
拭净一双缁滓眼， 始知清瘦出诗人。

旧夜摊书倦五更， 仙缘宛转梦魂轻。
箫音已入通明殿， 谁捧青莲寂寞行。

无穷惆怅强摩眼， 虺雨迷茫似我心。
可叹弦歌归大壑， 阿谁能写玉盘身？

(王道常：遵义市文联副主席、书画家)